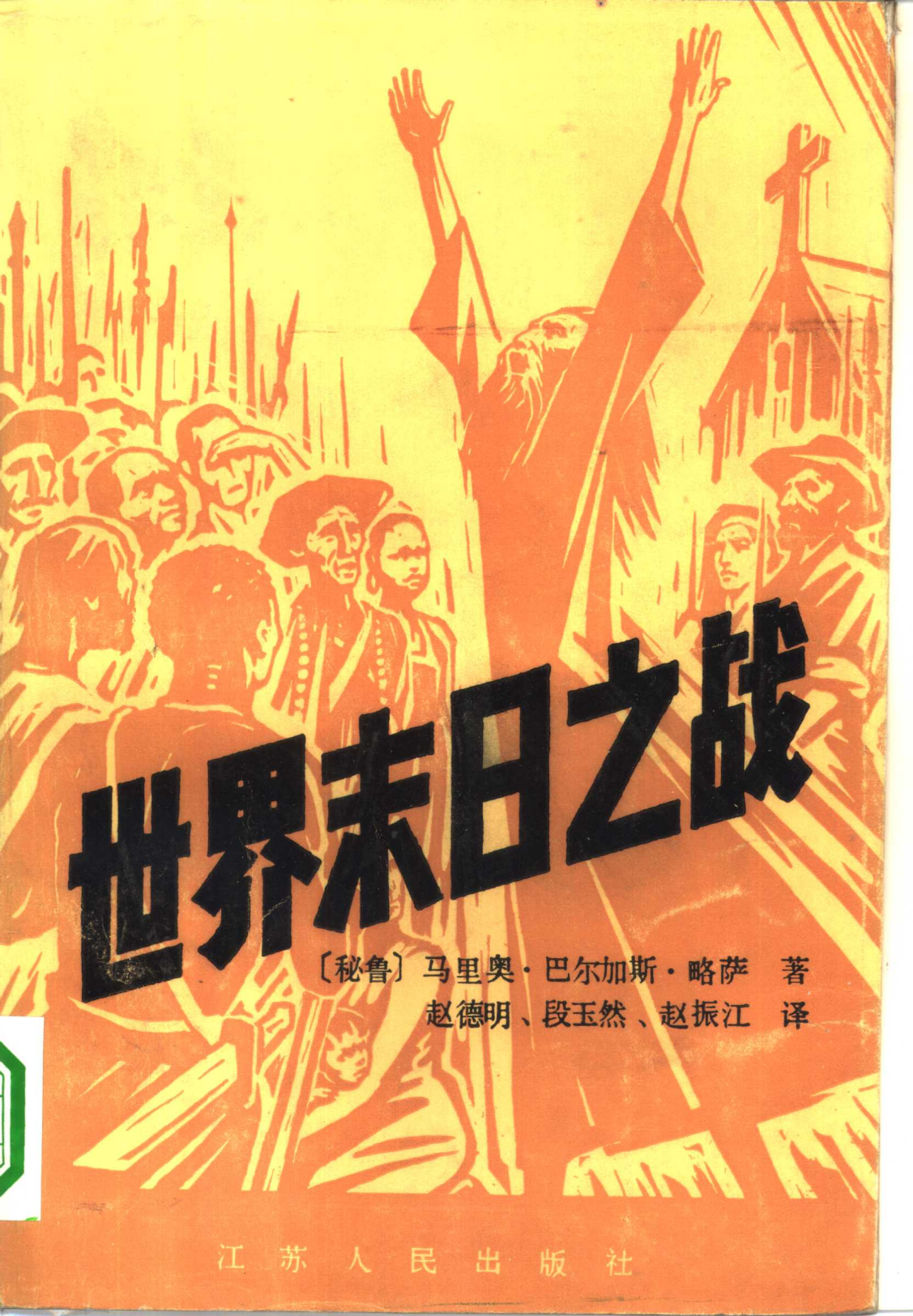




世界末日之战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段玉然、赵振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世界末日之战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段玉然 赵振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南京

MARIO VARGAS LLOSA

LA GUERRA
DEL FIN DEL MUNDO

据西班牙 SEIX BARRAL 出版社

1981年版翻译

世界末日之战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赵德明 段玉然 赵振江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7214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625 插页 3 字数 510,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7,000 册

书号：10100·659 定价：2.00 元

巴尔加斯·略萨与《世界末日之战》

一九五九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巴西的伟大作家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1866—1909）逝世五十周年，出版了他的名作《腹地》的中译本。一九八二年，我国著名作家周而复为纪念《腹地》问世八十周年，在《外国文学》杂志上以《拉丁美洲的天才》为题，撰文介绍了达·库尼亚和他的《腹地》。现在，又一部以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巴西腹地卡奴杜斯农民起义为主题的世界名著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就是当代拉丁美洲著名作家、秘鲁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写的《世界末日之战》。

这部作品同《腹地》一样，描写的是一八九六年的卡奴杜斯农民起义。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从一八一〇年起，美洲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就已展开了反抗西班牙王军的斗争。一八二二年，葡萄牙王子彼得罗迫于独立运动的高涨，宣布脱离王室，成立巴西帝国。巴西的基本生产方式——奴隶制度没有受到触动。一八二四年起，逃亡的奴隶和共和党人接二连三地发动起义。一八五〇年，帝国政府为了缓和局势，颁布了禁止奴隶买卖的法令。当时英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已经开始侵入，改变了巴西的经济面貌。一八六五——一八七〇年对巴拉圭作战并取得了胜利。黑人奴隶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帝国政府依然迟迟不肯解放奴隶，因此引起普遍的不满。一八八八年，腐朽的帝制政府为情势所迫，不得不颁布解放奴隶的法令，但是已无法挽救帝国覆灭的命运。一八八九年，丰塞卡将军和皮索托将军发动政变，各地军队纷纷响应，皇帝彼得罗二世退位，出奔葡萄牙，巴西共和国正式成立。但

是社会的根本矛盾——大庄园主与军事寡头对人民的压迫——依然没有解决，人民的民主要求成了泡影。广大农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更是备受天灾人祸之苦。腹地属于内陆高原，常年受到周期性干旱的袭击。居民多以牧牛为生，每年需向牧场主缴纳一定数额的牲口。他们大多是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过着朴素、原始的艰苦生活。由于没有文化、与世隔绝，生活完全听天由命，所以极易接受宗教思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的人，来到腹地宣传原始基督教教义，预言一个伟大英明的君主就要出现，惩恶扬善，把一切受苦的人救出苦海。他得到牧民和农民的极大拥护和信任，称他为“先知”、“圣徒”和“劝世者”。他走遍大小村镇，传布教义，修筑教堂；许多信徒弃家离乡，追随其左右。后来信徒越来越多，他就以卡奴杜斯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近乎原始公社形式的居民地。这种宣传活动本来并不稀奇，但是对于备受大庄园主剥削压迫、面对大旱之年的腹地农民来说，却是希望的所在。于是在这位传教士身旁逐渐聚集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力量，最后终于在卡奴杜斯小城明确提出：反对共和政府的捐税，反对人口普查（抵制人头税），反对使用共和货币，反对十进位公制。巴西联邦政府闻讯后，立刻派兵镇压，结果三次围剿都惨遭失败。一八九七年，政府动员了六千名正规军，装备有重炮和机枪，对三千名为保卫生存而战的起义勇士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和政府军的殊死战斗中，义民们无论男女老少都以大无畏的精神英勇抵抗着正规军的多次进攻，直打到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为止。

那么，为什么巴尔加斯·略萨选取了一个前辈作家写过、并且取得光辉成就的题材呢？

首先，这是因为卡奴杜斯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巴西民族的觉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腹地》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在今天的拉丁美洲依然存在，其中尤其是阶级矛盾，

并没有丝毫的缓和：当年压迫农民的大庄园主依然存在，当年镇压农民起义的资产阶级专政依然存在，何况还加上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威胁。巴尔加斯·略萨反复研读过《腹地》这部“巴西最优秀的书”、这部“巴西民族主义的圣经”。他认为，“我们每一个拉丁美洲人都应该阅读它，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十分复杂的大陆。”他对达·库尼亚十分崇敬，在《世界末日之战》的献词中写道：“谨将此书献给另一个世界的达·库尼亚”。那么，究竟是什么激动了巴尔加斯·略萨，使他选择了这个历史题材呢？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就是：“卡奴杜斯的悲剧就是拉丁美洲国家现实的总结。”也就是说，他力图站在今天的高度，赋予卡奴杜斯起义以新的含义，揭示出卡奴杜斯起义发生和失败的根本原因。为此，他在《世界末日之战》中虚构了三个重要人物：卡纳布拉沃男爵、加利雷奥·加尔和胡莱玛。

卡纳布拉沃男爵是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曾任帝国时期的部长和驻英国大使，是巴伊亚州自治党的党魁。他拥有大片的土地、矿山和工厂，支配和操纵着州政府和州议会，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皇帝。本来，他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是有着利害冲突的，后者千方百计地要夺取政权，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卡纳布拉沃男爵立刻改变方针和策略，对共和党人做了许多让步，于是两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积极参与了对农民起义的镇压活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巴尔加斯·略萨通过这个反面人物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强大力量，这位男爵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财产损失大部，权力拱手让给共和党人，老婆吓得精神失常，他本人的威严也一扫而光，精神完全崩溃……甚至在农民起义失败后，有人一提起卡奴杜斯的名字，他仍然心有余悸。卡纳布拉沃男爵这个人物在《腹地》中是没有的，巴尔加斯·略萨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表明了作者的鲜明立场和政治态度。

加利雷奥·加尔也是《腹地》中没有的人物，他是苏格兰人，曾

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是巴枯宁和蒲鲁东的信徒，一生多次身陷囹圄，几番死里逃生。由于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巴西并被卷入卡奴杜斯事件。他按照自己的政治信条，给这次农民起义以极高评价：“在卡奴杜斯，那些穷苦而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们，凭借本能与想象，将我们欧洲革命者知道为建立人类正义而要做的事已经付诸实行。”并且认为“它是世界革命的先声。”他甚至打算给卡奴杜斯起义的领导人当“顾问”、企图指挥这场革命。但是他根本不了解巴西的国情，不懂得革命理论应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结果处处碰壁，竟然死于胡莱玛的丈夫之手。这个结局表明，无政府主义思想是行不通的。巴尔加斯·略萨有意安排这样一个物从拉丁美洲今天的现实出发的；今天，拉丁美洲有各种各样思潮存在，其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是有一定影响的。加利雷奥·加尔的失败当然说明了作者的政治观点。

胡莱玛则是一个备受压迫、侮辱与蹂躏的劳动妇女的典型。起初，她给卡纳布拉沃男爵夫人当侍女，随后嫁给以当向导为生的鲁菲诺，丈夫常年在外出，她过着孤独的生活。与加利雷奥·加尔相识后，先是被这个道貌岸然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奸污，后来又被卷入战火中，被政府军的溃兵轮奸，亲眼看到了丈夫与加利雷奥·加尔双双决斗致死。倒是卡奴杜斯的义民为她和她的朋友近视记者安排了食宿，并且在卡奴杜斯沦陷前夕，帮助她和记者逃离战火，最后两人结为夫妻。胡莱玛的遭遇说明，广大劳动妇女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除去大庄园主和政府官兵这两座大山外，夫权是压迫她们的第三座大山。而在卡奴杜斯则不同，男女是平等的，起义队伍中的重要头目帕杰乌热恋着胡莱玛，十分想娶她为妻，这对于卡奴杜斯的姑娘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但是胡莱玛不喜欢帕杰乌，结果只得作罢。曾经当过绿林大盗的帕杰乌居然能够尊重别人的意愿，不施行暴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何等巨大的变化！

除去上述三个重要人物，还有近视记者是特别值得一提的。他原来是《消息日报》的记者，在政府军第三次对卡奴杜斯的征讨中，他追随著名的军事指挥官莫莱拉·西塞上校，作战地采访。起初，他也认为卡奴杜斯的义民是复辟君主派，但是起义农民纯朴、善良、勇敢的品格和他们为捍卫自己信仰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反对农民起义转向拥护和歌颂这一起义。近视记者开头当随军记者时，的确是个政治上的近视，但是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使他眼界大开，从而使他认识到巴西社会的痼疾与症结。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在于，卡奴杜斯起义在唤起中间知识分子的觉醒上，起了重大作用。

从上述四个人物的塑造中，我们可以发现巴尔加斯·略萨除去以浓重的笔墨热情讴歌卡奴杜斯起义的始末，还力图从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封建贵族、下至劳动群众，来描写这次农民起义对巴西社会的重大影响。从而给读者展现了一幅人物众多、场面浩大的巨画。

从《世界末日之战》的写作方法上看，它不同于《腹地》的是，巴尔加斯·略萨将历史事实加以虚构，用塑造集体群像的办法加以艺术再现。而《腹地》则是毫无虚构的报告文学，或者说更象是一部社会、人种、地理的科学著作。在写作技巧上，《世界末日之战》主要运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在部分结构布局上，使用了少量现代新小说的手法。对此，巴尔加斯·略萨是这样解释的：“我这本小说用的是传统结构，当然并没有忘记当代小说的技巧。这本书的主线是一部历险记，由于情节复杂，人物众多，我不得不做出最大努力使之简化，否则真要变成一座迷宫了。我花的最大力气就在于找到鲜明、简洁的表现手法。”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代小说正陷入一种荒唐和危险的矫揉造作之风中。为追求形式把小说领上了令人生厌的道路，而且作者麻木不仁，他们把文学弄成了古墓一类的玩意儿。这的确是一条危险而又可悲的路。但是，反

这股潮流的力量还是有的。许多人正在转回传统小说的路上，也就是说，转回讲故事的路上，虽然还在利用现代小说已有的成果，虽然还在不断革新，但终究还是转回到传统文学的路上来了。”^①

《世界末日之战》自一九八一年十月问世以来，引起了西方文坛的极大注意，除拉美各国争相印行外，欧洲和美国都在积极组织翻译。拉美文学界普遍给予高度评价。秘鲁当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语言学院院士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发表文章说：“《世界末日之战》是巴尔加斯·略萨已出版的十部作品中的最佳之作，它结构完整，情节曲折，以经过锤炼的风格将魔幻与历史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丰富多彩、热情激荡的一八九〇年的巴西形象，即一个从君主制向共和体过渡的形象。”这段话对于我们了解这部长篇小说是有参考价值的，因为阿尔贝托·桑切斯的评价以尖锐和严厉著称于拉美文学评论界。

巴尔加斯·略萨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自一九六二年发表成名作《城市与狗》以来，几乎每三年就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而且都是成功之作，如《绿房子》（1966年），《大教堂咖啡馆里的谈话》（1969年），《潘达雷翁上尉与劳军女郎》（1972年），《胡利娅姨妈和作家》（1977年）。这些长篇小说大多荣获本国或外国文学奖，其中有的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电视剧。此外，他还创作了剧本《塔克纳小姐》和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

巴尔加斯·略萨以揭露社会黑暗、批判时事流弊为己任，他认为，“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现实不妥协的武器，是预言旧世界行将覆灭，新世界即将来临的先声。小说家应该象兀鹫啄食腐肉那样，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予以揭露抨击。”所以他的许多作品是揭露反动军事独裁统治，揭露腐败、肮脏的资产阶级政治，揭露

^① 引自西班牙1981年10月31日的《阿贝塞报》。

反动、黑暗、保守的宗教势力的。由于主题鲜明和写法新颖，他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称道，当然也为作者赢得了荣誉。在他刚满四十岁的时候，便被选为第四十一届国际笔会主席。拉丁美洲作家担任这个世界才人会集的组织的主席，在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近年来，巴尔加斯·略萨的名字正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他的成名作《城市与狗》，长篇小说《青楼》（即《绿房子》）以及《胡利娅姨妈和作家》都已有中译本问世。我们相信，随着这部《世界末日之战》中译本的出版，广大读者一定会比较深刻、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拉丁美洲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年作家的。

赵 德 明

一九八二年十月

主 要 人 物 表

劝世者：全名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起初是云游四方的传教士，后来成为卡奴杜斯起义的精神领袖。

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巴伊亚州进步共和党主席，州会议员，《消息日报》社社长。

加利雷奥·加尔：苏格兰人，巴枯宁和蒲鲁东的信徒，无政府主义者，流亡到巴西后卷入卡奴杜斯起义。

安东尼：又名贝阿迪托，即“虔诚的小信徒”，少年时期便追随劝世者，卡奴杜斯起义后成为劝世者的重要助手，终因主张投降而被杀。

皮雷斯·费雷拉中尉：第一次讨伐卡奴杜斯的指挥官，在第三次讨伐中担任运输队上尉指挥官，因负重伤身亡。

若安·格兰德：参加起义前是某甘蔗园里的黑奴，杀死庄园主的妹妹古穆西奥小姐后，落草为寇，最后参加卡奴杜斯起义，担任天主卫队队长。

卡纳布拉沃男爵：巴西帝国时期的宠臣、驻英国大使。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巴伊亚州自治党主席、议员，他广有田产，卡奴杜斯地区也属于他的产业。

鲁菲诺：腹地居民，以做向导和打猎为生，曾拜卡纳布拉沃男爵为教父。

胡莱玛：鲁菲诺的妻子，她原是卡纳布拉沃男爵夫人的侍女。卷入卡奴杜斯起义后与近视记者结为夫妇。

近视记者：原为《消息日报》记者，后随军去卡奴杜斯作战地采访。与部队失散后，同胡莱玛相识。

马利亚·瓜德拉多：出身女佣，追随劝世者后任圣诗班头领，人称“世人之母”。

若安·阿巴德：绰号若安·撒旦，原是绿林大盗，参加起义后，担任街道司令。

比拉诺瓦兄弟：原是商人，参加起义后，负责管理后勤事务。安东尼奥为兄，奥诺里奥为弟。

帕杰乌：甲贡索人，原为有名的土匪头子，加入起义后，成为重要的军事将领。

利昂·德·纳图巴：畸形残废人，追随劝世者后，担任书记员。

费布罗尼奥·德·布里陀少校：第二次讨伐部队的指挥官。

莫莱拉·西塞上校：巴西联邦政府军中的名将，第三次讨伐部队的指挥官，被起义战士击毙。

奥斯卡将军：政府军第四次讨伐部队的战地司令官。

献 词

谨将此书献给另一个世界的
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以及仍
在这个世界的内里达·皮农

欧·达·库尼亚(1866—1909)，十九世纪末巴西的伟大作家。他的名作《腹地》以卡奴杜斯起义为题，成为巴西古典文学的瑰宝。

内·皮农，拉美当代女作家，也曾以卡奴杜斯起义为题创作长篇小说。

第一章

他身材高大，但十分瘦削，似乎让人看到的只是他的侧面；他肤色黝黑，虽然瘦骨嶙峋，双眼里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花。他脚踏牧师们穿的麻鞋，身着深蓝色的长袍，这一切令人想起那些在腹地走街串乡，给儿童洗礼、为已同居的情侣主持结婚仪式的教士们。很难猜出他的年龄、出身与来历，但是在他那平静的面庞上，在他那俭朴的生活习惯上，在他那冷漠、严峻的神情里，总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人们，即使他没有说出劝戒的话。

起初他是独自一人，总是突然来到，徒步行走，一路风尘，每隔三五个月出现一次。他那细长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晨曦或黄昏中，总是匆匆走过村里唯一的长街，脚步有些急促。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响着铃铛的山羊、狗群和为他让路但好奇地注视着他的孩子们中间走着，并不回答那些认识他并且敬重他的妇女们的问候，也不理睬赶忙给他送来羊奶、面条和菜豆的女人。在走到村里的教堂之前，在反反复复、仔仔细细查明核实它的确房梁断裂、油漆剥落、钟塔破损、墙壁洞穿、地砖凸起、祭坛生虫之前，他是既不吃也不喝的。一片悲伤的阴云笼罩了他的脸庞，他难过得象逃荒的人一样。干旱夺走了他们的儿女、牲畜和家产，现在只好离乡背井、抛下亲人的尸骨去逃荒，逃荒，而不晓得究竟奔向何方。他往往伤心地哭起来；在泪眼中，那燃烧的火花越发可怕地闪烁着。他随即祷告起来，可祈祷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善男信女。他匍伏在地，或

在石头上，或在破瓷砖上，面朝着祭坛的方向，或者祭坛曾经可能呆过的方向，时而默祷，时而高颂，一两个小时地趴在那里；居民们在一旁观看着，脸上露出敬佩的神情。他祈祷圣灵、圣父和万福马利亚，以及一些别人从未听过、但是后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也就死记硬背下来的祷词。“教堂的牧师在什么地方？”时常可以听到他这样发问，“这里为什么不给羊群安排一个牧人？”村子里没有牧师和上帝的住所受到破坏，二者都使他万分难过。

只是在乞求善心的耶稣饶恕人们把他的住所弄成这副模样之后，他才肯接受少量的饮食，有时仅做做样子，尽管在饥馑之年，村民们还是极力端出有限之物。他只肯睡在屋檐下，或者腹地居民为他安排的住室，很少有人看到他睡在吊床、木床或者房东为他铺设的褥垫上。他席地而卧，连毯子也不要，乌黑蓬乱的脑袋枕在臂肘上，略睡上几小时而已。他睡的很少，总是最后一个躺下，而第二天起得最早的牧人看见他已经在修补教堂的墙壁或者屋顶了。

他讲道的时间是在黄昏以后，这时男人们已从野外归来，女人们也做完了家务，孩子们都上床睡了。他讲道的地点就在每个腹地村庄都有的村中空场和十字街头。那里没有树木，只有遍地碎石，要不是天灾人祸加上人们懒惰的话，那里本可以建有花园、凉亭和长椅，从而可以称作是街头广场了。他开讲的时间是在夜幕降临之前、群星尚未闪烁的时候，那时巴西北部的天空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晚霞，仿佛在那无限的苍穹之上正在燃放着大批的礼花。他开讲的时间正是人们点燃篝火以便驱赶蚊虫和烧烤食物的时候，那时凉风开始吹来，令人窒息的蒸气开始下降，这使得人们的心绪较为好些，否则更难以忍受疾病、饥饿和生活中的种种痛苦。

他讲述一些简单而重要的事，对于围在他身旁的人群，并不特别注视某人，或更确切地说，那火热的目光绕过一圈男女老少的头顶，注视着只有他才能看到的某物或某人。他讲的那些事人们是明白的，因为早在那遥远的、刚学会吃奶的儿时，他们就已经

朦胧地知道了。他讲的那些事是当前存在的，可以感知的，每日发生的，无法回避的，比如象世界的末日和最后的审判，也许在村民尚未修复倾斜的教堂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当慈悲的耶稣看到他的住所被人们弄得如此零落不堪，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对于那些不仅不帮助穷人，反而为了教会的开销将穷人的腰包搜刮一空的神父们，又该如何制裁呢？上帝的话难道是可以出卖的吗？上帝的话难道不应该恩赐给穷人吗？那些曾经发誓终生操守的神父竟然与人通奸，他们在基督面前将如何申辩呢？当着那位洞察人们的思想如同猎手识破虎豹足迹的人面前，难道能够撒谎吗？他讲的事是实际的，每日发生的，众所周知的，比如象死亡，如果心灵纯洁地去死，仿佛去过节日一样，那么死亡带来的就是幸福。难道他们是衣冠禽兽吗？如若不是，就应该穿戴起他们最好的服装，踏过生死之门，向遇到的基督鞠躬致意。他讲到天堂，也讲到地狱——那魔鬼的住所里充满了火与蛇，还讲到魔鬼怎样千方百计地装出一副无害的面孔。

腹地的放牛汉和雇工们静静地听他讲着，心里充满了好奇、恐惧和激动；沿海的奴隶和甘蔗园里获得自由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也是如此。有时某个人为澄清一个问题——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因为他那严肃的神情、低沉的声音和满腹的经纶把大家给吓住了——打断了他的话：这个世纪能够结束吗？世界能进入二十世纪吗？他看也不看，摆出一副沉着自信的样子，往往是高深莫测的样子，回答说：到一九〇〇年，大地的光将熄灭，群星陨落；但是在这之前将会发生罕见的事情。他讲完以后便是一片肃静，只听见篝火哔剥作响和蚊虫被火焰吞噬的吱吱声；村民则屏住呼吸绞尽脑汁去苦思那未来的世界。一八九六年，会有成千上万的畜群从沿海向腹地移动；大海将变成洼地，洼地将变成大海。一八九七年，沙漠将被牧草所覆盖，牧人与畜群将混成一体，以后就只有一群羔羊和一位牧人。一八九八年，帽子增加，头颅减少。

一八九九年，河水将变成红色；一个新星将运行在天空。

因此，应该有所准备。应该修复教堂和墓地，后者是仅次于基督住所的重要建筑，因为它是进入天堂或地狱的前厅。其余的时间就该用到最关键的地方去：心灵里。难道男人或女人还要穿戴慈悲的耶稣从未穿过的绫罗绸缎，诸如长裙、礼帽、皮鞋之类的奢侈品吗？

这是些实际而又简明的劝告。他走后，人们还在谈论他：这是位圣徒，他显现过奇迹；他曾看见沙漠里长出了火红的草莓；他同摩西一样，一个声音把上帝不可言传的名字透露给他了。人们在议论他那些劝告。就这样，在巴西帝国结束之前和共和国成立以后，杜卡诺、索雷、安巴罗和本巴尔的村民先后听到了这些劝告；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庞孔塞霍、海雷莫勃、马萨卡拉和因安布贝的教堂又从断壁颓垣中崛起；按照他的教诲，圣多山、河谷峪、阿巴底亚和巴拉索的公墓全都加修了围墙和壁龛；在依达比古鲁、贡贝、纳杜沃、莫坎波，死人时也举行隆重的葬礼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阿拉戈因哈、乌亚乌亚、赫戈维纳、依达巴依那、坎波斯、依达巴依宁赫、海鲁、里雅索、拉卡多、西莫底亚斯，夜里人们都在传颂那些劝告。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因此，起初是一个村庄，接着又有一个村庄，最后在整个北部的乡村里，人们称这位发出劝告的人为“劝世者”，虽然他的真名实姓是：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

一道木栅栏把《消息日报》——这四个字用哥特体赫然写在入口处——的编辑和职员同前来登广告和送新闻的人截然分开。记者们只不过四五人：一个正在查阅插在墙上的档案袋；另外两个兴致勃勃地在谈论什么，他俩没穿外衣，身着硬领衫、打着蝴蝶结，身旁挂着日历，上面写着年月——一八九六年十月二日星期一；第